

珍藏版

女侠黑牡丹



辛弃疾作品集

58

女侠黑牡丹

辛弃疾 著

(上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女侠黑牡丹

辛弃疾 著

(中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女侠黑牡丹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李群宝

封面设计：怀 宇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女侠黑牡丹

辛弃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.25 印张 493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—5418—1632—9/I·448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：29.80 元

本社出版各类图书，涉及著作权，肖像权等权利
责任由编著者承担。如发生此类纠纷，请直接与编著
者联系，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本社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
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明朝思宗庄烈帝之弟洛阳王，退居洛阳花家庄后，以植牡丹自娱，欲将李自成麾下的八员大将收留庄内，以与女真决一死战，兴复明室。八员悍将诛杀花家庄 37 人。只身逃出的洛阳王女儿朱花儿，投奔圣心庵一澄师太处，习得天罡八剑法。朱花儿隐姓埋名，黑装素裹，骑黑马，仗利剑，一方面躲避清室追击，一方面在八百里伏牛山区斗恶逐魔。就在黑牡丹削发为尼之际，她的心上人、师兄南宫年赶来了

.....

目 录

一	(1)
二	(53)
三	(100)
四	(147)
五	(195)

目 录

六	(243)
七	(290)
八	(339)
九	(385)
十	(434)
十一	(479)

目 录

十二	(501)
十三	(527)
十四	(574)
十五	(621)
十六	(668)
十七	(715)

闲梦远，中原正逢秋；

千里江山变颜色，荒草齐天尽枯骨，愁在人心头。

这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到河南后的写照，也许是朝纲不振触怒上苍，中牟县境的黄河突然改道而发大水，淹没下游中几个县。

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：祸不单行，因为就在第二年夏秋间，蝗虫成灾，赤地千里，一群群一堆堆遮天盖地的蝗虫，把田里的庄稼一扫而空。

田里空了，但人们的肚皮不能空，于是大批难民奔走他乡，那时候换儿果腹早已不是新鲜事。

一条黄土大道，蜿蜒地向西边伸去，隐没在凄凉的秋日落霞中。一场大雨，给行路人带来不便，不旋踵间彩霞又满天，令人有着无可奈何的感触，这时候天也快黑了……

苍天的调侃，人无可奈何，跨坐在“黑卫”上的黑牡丹，扭头望一望流矢般镶银边的乌云，露出一个苦笑，心中琢磨，今晚该宿何地呢！

绕过一座山岗，黑牡丹轻身提纵，人已立在驴背上，她

手搭凉篷，遮挡住山头洒下来刺目的晚霞，四下一瞥，不由一喜，双腿一分，飘然又坐在黑卫背上。

于是她不再继续沿着大道奔驰下去，一抖丝缰，偏入路旁小道驰去，就沿着这条小径，越过一丛大部都已枯秃的矮林，又转过一段乱石迷离的荒野，一直绕向那边起伏的岗陵中，那儿正有一座红墙绿瓦大房子，半隐在一片巨竹林中。

“黑卫”蹄声“得得”有致地敲弹在碎石小道上，一对特长的驴耳直不楞地竖着，两个大鼻孔，不时怒哼一声，似在散发它的驴脾气。

黑牡丹姓什么？

黑牡丹是什么来历？

这些似乎对人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一身打扮，一件黑披风下面，露出一双黑皮快靴，黑裤腿塞在快靴中，如果退去黑披风，短扎上衣也是黑的，就连那块系包秀发的丝巾，也全是黑的，甚至背上的宝剑剑鞘也泛着紫黑色，然而衣着虽黑，但她那露在外面的一张脸蛋却见粉白中微露淡红，柳叶眉弯如新月，杏仁眼秋波荡漾，樱桃小口上面笔直的一个俏鼻子。真是蛾眉曼彩，撩人遐思，即使她那一双纤纤玉手，也被她的一身黑色装扮，衬托得柔柔动人。

小径自竹林中穿过去，黑牡丹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庙。

黑牡丹来到庙门前的一个小场子上，庙门中立刻跑过来四五个灰衣短扎汉子：

“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也敢在路上走，也不怕被那帮土匪撞上。”

跳下黑卫，黑牡丹浅浅一笑，露出两个迷人酒窝，道：

“可是那赤林寨的曹大胡子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，那个姓曹的王八蛋，领了一帮人，正堵住通往南阳府的大道，对过往客商大小通吃，连我们运粮赈灾的也下手拦劫。”

黑牡丹这时已把她的“黑卫”拴在庙门口的石桩上，闻言一怔，暗忖这曹大胡子不知是不是自己要找的曹彪，当下道：

“沿着许昌一带，正有许多灾民等着救济，难道你们不会对那曹大胡子说，这些粮食是救灾民的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可是姑娘你猜那王八蛋怎么说？他说他就是没饭吃才干土匪的，所以他就是灾民。”

黑牡丹走入庙里，这才发现一间大庙里正躺了十几个身受刀伤的汉子，正有一个身穿蓝长衫的老者，在忙着指挥几个汉子替受伤的人包扎。那老者一见进来一个黑衣姑娘，先是一楞，立刻又一手撩起长衫下摆，迎着黑牡丹走来，木然地问道：

“姑娘你是……”

“天快黑了，我是找地方歇脚的。”

老者伸手一让，道：

“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歇着，明日一早跟着我们走吧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”

所谓照应，当然是他们顺便照应黑牡丹，因为她是个女流。在这种荒年里，一个女流怎敢行走山道。

黑牡丹浅浅一笑，环视一下庙内四周。沿着四周墙边，正歪歪斜斜地躺了三十多人，每个人身边还放了一把钢刀，只

是十几个受伤的，全都躺在神案前面的地上，哼哼咳哎地低声叫着。

“姑娘，你凑和着填填肚子吧。”老者在神案上一个布包里，撕下一块杂和面饼，递给黑牡丹。

黑牡丹没有接，摇摇头一笑：

“我带的有，不过我倒想问问，那曹大胡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手下有多少人马，还有那赤林寨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者一捋山羊胡子，对黑牡丹看了又看，立刻叫道：

“仁豪，你过来！”一面对黑牡丹笑笑道：

“被抢的时候，我被吓糊涂了，可是我的两个儿子曾与曹大胡子交过手，如今小儿仁杰受了伤，噢！”他指着过来的大儿子：

“这是我大儿子何仁豪，你问他就知道了。”

何仁豪看了一眼黑牡丹，心里直觉得这么年青漂亮的姑娘家，却穿了一身黑衣裳，真是可惜，但不知她是干什么的。

“姑娘，你要知道什么？”

放下行囊，抽下宝剑，黑牡丹笑对老者道：

“我不耽误你的事，你去照顾受伤的吧。”这才对一旁的何仁豪道：

“你们这是哪里来的，可是去运粮救灾的？”

“我们是北面来的，就是内乡以北的何家集。我爹何浩然，在何家集被人称做何大善人。这次听说南阳府以东饿死了许多人，才开仓装了一百石粮食，准备送到灾区，那想一到了赤林寨，早被那曹大胡子率领近百土匪拦住。我兄弟二人原也学了些武功，带来的人也都是地方乡团中挑出来的好手，想

不到曹大胡子十分了得，一把泼风大刀，把我兄弟二人杀得大败，加上他的人多，我们全部也只有他的人一半，当时我爹怕死伤人多，才叫大家快逃，二十辆粮车，全被那曹大胡子运上了赤林寨去了。”

黑牡丹一听，贝齿咯咯响，略一沉思，当即道：

“这么办，你去算算看还有多少人可以冲锋陷阵的。”

何仁豪双眉打结，一脸迷惘：

“姑娘的意思……”

“帮你们把粮食夺回来。”

何仁豪微摇摇头，道：

“姑娘，你在说笑，依我看，曹大胡子往你面前一站，就会把你吓哭，呸！”何仁豪指着大庙正门右边那个虬髯黑门神：

“看到没有，曹大胡子就是那副德性。”

黑牡丹微微一笑，举头一看大殿梁上面，垂着一根绳子，大概用来挂宫灯用的，如今宫灯不知被何人取走，但那绳子却自梁上垂下不过二尺长。

突然间，庙堂中黑影一闪，黑牡丹竟然旱地拔葱，弹腿跃起两丈有余，半空中一拧腰，脚尖一钩大梁，只一瞬间，人又飘落下地，不偏不倚，仍然站在面色大变的何仁豪面前。

何仁豪抬头看，却见面前这位黑衣姑娘的小黑包裹，正稳稳妥妥地拴在那根绳子上，尚自晃荡不已。

“好！”一阵拍手声与叫好声。

老者何浩然看得真切，笑呵呵地赶着走来：

“姑娘，真是看不出，竟然是一位身负绝学的红妆季布，巾帼英雄，老朽等人有幸，灾民们有幸了。”

“老丈不必谬赞，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一个蛇蚤顶不起一张床单来，要破赤林寨，总还得要大伙合计。”

何仁豪一抱拳道：

“姑娘说的不差，总不能眼看着叫姑娘一人去拼命，岂不使我等须眉愧煞！”

有几个年青壮汉这时候也走过来，争看黑牡丹的风采。

黑牡丹一笑不作女儿态，大方地对何仁豪道：

“我已思得一计在此，你们伤了十多人，不妨等到明日晚上再行动。”

于是，她款款地席地而坐，在她的四周坐了二十多名健儿，全在听她的解说，当然何浩然也在细听……

但等到黑牡丹话一落，何浩然第一个反对：

“不妥不妥，这太冒险了，太危险了！”

微微一笑，黑牡丹道：

“赤林寨中曹大胡子，并不放在本姑娘心上，你们只管照计行事，但却千万记住，在未见火光之前，绝对要把自己掩藏好，以免露了行藏而打草惊蛇。”

何浩然摇着头，但却勉强地对黑牡丹一揖，道：

“姑娘，老朽先代那些嗷嗷灾民向你一拜，你受了吧！”

黑牡丹急忙双手一拦，道：

“何老丈，你仁爱之心不比我小，正应受我一拜呢！”

夜，带走了人们宝贵的时光，却留下抹之不去的烦恼与痛苦，而烦恼是不分贵贱与贫富的，当然谁也免不了痛苦，因为只有神仙才没有烦恼与痛苦。

黑牡丹全身裹着披风，外加一件薄毯子，斜靠在面目全

非的丈高神像一侧。她鼻息均匀，一脸安祥，甚至还有着微微笑意，也许她体认得出：神仙无妙方，只知欢乐不知愁的意境吧！

就在第二天过午后，黑牡丹又跨上“黑卫”，离开了这座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号的庙。临行，老丈何浩然忧戚地对黑牡丹道：

“姑娘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”

小嘴一咧，露出一口比她那粉脸还要白的贝齿：

“谢谢老丈。”转头对何仁豪嘱咐道：

“天一黑，就把人拉到赤林寨附近隐藏起来，咱们这是里应外合，切记一朝照上面，绝不能存着妇人心。”

何仁豪忙道：

“姑娘尽管放心，姑娘既能大义勇为，我们岂能坐视苟安，自从听了姑娘的话，十几个受伤的也全要豁着干了，如今俺们这儿可没有一个孬种，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拉住“黑卫”丝缰，何浩然意气昂扬地道：

“我也同大伙说得很清楚，把握住这次机会，托天之幸，靠姑娘的力量，一举抄了曹大胡子老窝，也免得一旦他成了气候，连我们那些小市镇全得被他啃噬。”

黑牡丹缓缓地向大庙前站着的一群三十多个健儿挥挥手，却见一个虎臂熊腰的大个子走来，一巴掌拍在胸脯上：

“人争一口气，佛要一炉香，老子就不信他曹大胡子那群王八蛋是阎老五派来的五常鬼，今晚不叫他们知道我屠户刘大的厉害，我就是姑娘你这驴屁眼里爬出来的。”

面露笑意，黑牡丹抖缰催动“黑卫”，朝着竹林小道驰去。

赤林寨地处八百里伏牛山的南面，远处是崇山峻岭，白云附巅，附近则岗陵绵延数百里，赤林寨正就在一座岭下面，有一条蜿蜒小河，绕过这座山岭流向附近的白河，也流过通往南阳府的一条官道。

赤林寨附近荒林遍野，怪石嶙峋，尤其在进入赤林寨的那条羊肠小道时候，一连要绕过三四里的老松林，松林中狮虎没有，却是常有野狼出没。

黑牡丹进入这座老松林的时候，从西山峰巅上直往山后滚的阳光，已是了无热味，淡淡的山风，从山谷中送来，而使得“黑卫”上的黑牡丹有着舒适感。

突然间，老松林中有人大吼，直如空谷回音：

“干啥子的！”

微抬眼皮，正发现小径上窜出两个手持长矛的喽兵拦住去路。

“俺是来投靠曹大爷的。”

一看黑驴上是个背插宝剑的黑衣女子，一个微胖短须喽兵笑道：

“我的妈呀！她是个女的。”

“我不是你妈，我叫黑牡丹。”

“奶奶的，我知道你不是我妈，碰面就占老子便宜。”

一旁另一个喽兵肩头碰了一下那微胖喽兵，呲牙咧嘴一笑，道：

“寨里阳气太盛，难得这位黑姑娘到来，咱们得陪她进寨子禀报一声，你说是不是！”

“对对对，黑姑娘你这里走。”